

生死鬥爭

陸地著



文學戰線創作叢書

東北書店印行

書叢線戰學文

爭 鬪 死 生

著 地 陸

行 印 店 書 北 東

1 9 4 9

文學戰綫叢書

生死鬭爭

著者	陸	地
出版者	東北書	店
發行	東北書	店
印刷	東北書	店印刷廠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 平、錦州、承德、北安 瓦房店。

1949. 4. 初版 長. 1—8,000.

前言

一九四〇年六月，我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結束了學習計劃後就參加一個文學團體。緊接着，大家都要深入農村、工廠和部隊去學習、體驗工農兵的生活。當時，我的選擇是到部隊去。記得臨走的那天，在文藝俱樂部歡送晚會上，周揚同志還邀同茅盾先生來給我們這些初上陣的『新兵』講了一番話。話的詳細意思到今天已經記不起來了，而當時以至於到後來好些年，都覺得那是一個啓示：以爲處在今天這樣偉大的時代，特別是處在新社會的環境裏，可歌可泣，驚天動地的事情太豐富了，對於一個文藝工作者來說，應該是一種幸運；同時也是一種艱巨而光榮的工作。

我就懷着無比的歡喜和崇敬去接觸我們的武裝部隊的。

這是抵禦着日寇的侵略，曾經馳騁於華北大平原，轉戰於雁北，表現了無數次生死鬭爭的賀龍將軍領導下的人民武裝部隊。可惜，我在那裏只待了六個月。大部分時間是整訓，其間有很短的一個來月，才是到黃河東岸去參加了有名的『百團大戰』。這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給我好多的感動。只是由於時間太短，對生活理解不深，寫了一兩篇以後就不敢再嘗試了。

但是，部隊中指戰員們的勇敢、單純、忠貞、堅定，……這許許多多的美德，寶石一般時常在記憶中閃光。有過好多夜晚，把思索都讓給了想像了，私自會有個大願：企圖把這些爲人民解放而戰的

英雄們的形象塑成典型，讓他們永留於人間。爲了這，第二年我又再次進入軍事部門，重新又把皮帶繫起來。以後，不論是在部隊藝術學校的教書生活，還是在部隊報紙的編輯工作裏，都有意地跟那些從部隊中長大的同學學習，或是從部隊的通訊中去捉摸部隊的特點和搜集一些材料。但是，總也沒有寫出什麼東西來。因沒有寫，所以心裏好像負債似的，老是放不下。

到一九四四年冬，西虹從部隊帶來好大的歡喜，說是他記錄了一份動人的材料，是指導員任書天同志的一段悲壯的英雄的故事。叫我拿來好好給他寫成一篇小說。這雖然是一個素材，然而，它已經使我不安，覺得非把它寫出不可了。曾經寫了兩萬多字，但是我們的一位批評家給這不足月份的嬰兒指出了弱點：說是作者對生活體會不深，作品顯得虛弱。那樣，只好鬆手了。可是，對於任書天們的英雄事業的嚮往，並沒有因此忘懷。

一九四五年六月，一個較大規模的行動等待着我們。我把筆放下了，換來一支步槍，加入了南下的一支武裝部隊的行列。從此，在白楊聲蕭蕭，或是秋雨連綿的夜裏，我曾經是一個遊動哨的步兵，守衛我們的宿營地；曾經在一天一夜中連續不停的急行軍，走了二百三十多里，強渡過汾河和同蒲路的封鎖綫；曾經在臨海路上，在豫北，奔馳於火綫下。這樣，經歷了四個半月零兩天的『兵』的生活。在這裏，也許我是一個扛着槍的戰鬥者，而不是五年前拿着筆的文人，比起來，這回的生活對我是提供着更深更多的內容了。眼看到日寇三光政策下的無人區的頹垣，和那『美麗』的鴉片烟的花朵，因而使我認識到每一個指戰員在炮火中，那種鋼鐵般的鬥志的原因。自己的思想水平也提高了，想像也因而湧現多樣的色彩。

到今天，當六十年來的民族的大敵——日寇被打敗了，而階級的敵人蔣家匪幫也正加速崩潰，人民快要徹底解放的時候，回顧這段生死鬪爭過來的道路，當中是由於千千萬萬的任書天們的不屈不撓，再接再厲的鬪志和英勇犧牲的血鋪起來的。爲了紀念，也爲了表示對武裝戰士們的敬仰，使我又再次拿起筆來，寫了如下一篇東西。雖然，這裏與四年前一樣，長進不多。可能還是『對生活體驗不深，作品顯得虛弱』。不過，對於爲抗日戰爭而犧牲的烈士們來說，當它是一個花環，表示我衷心的輓悼；對於讀者，當它作爲一個朋友的勸勉，希望有人從這個故事中學習『馬化龍』堅貞不屈的氣節，而爲革命事業奮鬥到底；或者說，就當它是一個故事來講，也讓大家知道：在我們中國偉大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八路軍、新四軍（人民解放軍的前身）是怎樣戰鬥過來的，敵人是怎樣的敗亡了，我們是怎樣的贏得了勝利。這就是我所要寫出來的意思。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於松花江。

要我講起打仗的故事來可多啦，扯上三天三宵也不能有個頭。打我十六歲那年，八路軍在我老家打日本鬼子，我在老財家把看牛的鞭子扔了，參加了八路，第二天早上就跟鬼子幹上了，一直幹到今天。搬開手指頭一數，不多不少，整整十年。你想想看，得經過多少仗？

起始，我是當的小鬼，招呼教導員的工作，後來才當的宣傳員。可是，我個人就愛上火綫，打仗痛快。再說，歲數一年比一年大了，唱歌演戲那一路玩藝老覺得不對勁，成天總也不安心。現在說起來，當時那個思想是不對頭，鬧個人主義，要不得，是不是？不過，那時候我不管，一股勁跟上級磨菇，成天要下連隊，要下連隊的鬧，憑我學來幾個字文化，成天打報告，最後，算是達到目的了。臨走時，上級對我說：

『好，你下連去吧，好好幹呵，可不敢再調皮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那時節我那來的勁，就是覺得擺弄擺弄槍比啥都上癮。我到連上去見了連長，連長看了看，完了，對我說：我年紀還小，也有點文化（是的，那倒不假，我當宣傳員時候馬馬虎虎湊合也學了點把子文化。）有文化能看個通知啥的，叫我在連部搞個時期通訊員可說。

『通訊員能有槍嗎？』我趕緊問一句。

連長說：『槍有你搗的就是了。』

我說：『有槍就中！』

當天下午晚班長就拿來一枝馬步槍，還有一百發子子。我可是高興死了，比小孩過年穿新衣裳還樂。把槍擦之又擦。心思：通訊就通訊，媽的，騎着毛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就這樣，幹了幾個月通訊員，我又不安心了，又要求當戰士。連長看我要求的挺幹，讓我下班上去了。這時換了一枝七九步槍。這『七斤半』我一直就把它扛了兩三年。以後大大小小的仗就跟吃飯拉屎那樣，沒個數了。你瞧吧，我身上的窟窿就有三四個。沒打過仗的人不懂得『打槍眼鑽出來』那句話的滋味，那可是有味道哩。有一回，可是懸，差點我就完個屁的了。你聽我說吧，事情的頭尾是這樣的：——

那是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七晚間。

當時，我才當連長不多日子。我們一連人在冀魯豫邊緣區跟日本鬼子和偽軍捉迷藏一樣打麻雀戰。早上指導員領第一第二兩個排到挺老遠的南邊隴海路附近催給養去了。我跟第三排在家開個動員會，討論對付敵人春季『掃蕩』的辦法。晚間都快雞叫了，老鄉才送來一封雞毛信。在解放區信上插上雞毛就是表示萬萬火急的意思。我趕緊打開一瞧，是團長和政委寫的命令：叫咱這個連在天亮之前趕到馬路集團部集中。我楞了半天，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了：馬路集離這五十來里地，現在快十二點了，一個鐘頭趕十里地，怎麼的也趕到了。就是不知幹麼要往回撤。這兩天不是叫咱們偵察敵人行動，破壞他的春季『掃蕩』的計劃嗎？怎麼回事？哎！咱沒掌握全盤情況，沒有發言權。反正聽從命令吧！我馬上叫大夥趕緊出發，直奔團部來了。

五十里地總算是走到了。趕到村邊時候，啓明星在東邊已經閃亮。這時旁的啥聲音也沒有，挺靜。我還揪心團部轉移了哪，誰曉得一進到村口，黑蠕蠕一大堆人馬，全給街上擠滿了。戰士們一堆一堆，抱着槍排成長長一趨，坐在那。牲口馱着行李和重機槍，迫擊砲，跟駱駝一個樣高大，躲在院場一邊，突突的噴鼻子。

『乖乖隆的冬。都來了！』三排付這個活寶，他一下子嚷起來。

旁人馬上『噓，噓』的制止了他。有的像哨兵問口令一樣，喊：

『不要講話！』

緊張極了。大夥靜靜的，照我的手勢就地坐下。天上全是一片烏黑的雲彩，要落雪的樣子。有人偷偷點烟抽，偶然見到一兩點星火。

我才要招呼隊伍休息，還來不及去團部報到。緊接着前面有什麼消息傳來了，一個一個咬耳朵傳話。最後，右邊的一個同志在我耳邊問：

『三連來到了沒有？』

我回答道：

『來了！』

人們又一個一個接着傳回去。不多一會，又傳來話了。右邊的同志在我耳邊說：

『叫三連連長跟指導員馬上到團部去！』

我對三排長說，叫同志們不要隨便離開隊伍。我到團部去了。

團部是在一家老百姓的東上屋，這鎮上現在就只有這間屋子還點亮。

一進門，旁的連長指導員滿滿的坐了一屋子。團長、政委和參謀長他們聚在一支洋蠟下邊，對準一張地圖比量。我喊了一聲：

『報告！』

這時，團長他們抬起頭來，朝我身上看了看。政委對着大夥問：

『都來了？三連長，指導員呢？』

我說，指導員今早帶一、二排到前面催給養去了。團長楞了一下。參謀長馬上說：

『好吧，我來談咱們這次情況：現在情況挺緊。——』

參謀長講到這句話頓了頓，揮一揮烟灰。大夥的眼都睜的發亮，直瞅他。他緊接就說：『這回敵人拿一個旅團的兵力再配合孫良誠三四個團的偽軍向我們解放區作五路大規模的『掃蕩』，估計他們明天一早有一部份就趕到這兒。我們暫時把地方讓給他，把主力繞到他們屁股後面去搞他一傢伙！……』

『現在大夥都準備好了吧？』最後，參謀長瞅着大夥問。

『好了！』大夥一個聲音回答。

我却不哼。

參謀長把紙烟屁股攔桌上捻滅了。說道：

『準備好就走，叫大夥努一把力，趕天亮以前到達目的地。』

參謀長把話交待完了。團長接過來問：

『大夥還有什麼困難沒有？病號，身體不好的都搞好了吧？』

這時大夥都說，搞好了。就等下命令走吧。

『好吧，挨着走！』

大夥唿一下站起來，都往門口擠。我實在累的還緩不過來，站在後面。團長在旁邊叫我說：

『馬連長，你請慢點走！』

我轉回頭一看，團長不慌不忙拉過凳子來，請我坐下。我也照着坐下，弄不明白到底是啥回事。

團長是個挺會說笑話的人，這時候變得正經起來了。看他那個乾巴臉特別嚴肅。他想了半天才問我：

『你是那一年參加黨？』

我心思：這時候問這幹啥？可是，嘴巴馬上回答：

『三八年。』

團長搬着手指頭數一下，說：

『五年啦！』他說完話，直瞅着我。我都不好意思啦。

我說：

『差不離，就這樣。』

團長打兜裏掏出一包紙烟，還是繳日本鬼子來的好紙烟哩，櫻花牌，錫包的，他給了我一棵，還

劃根洋火給我點了，才點他自己的。他慢慢吐了一口烟，才說：

『馬連長，有一件艱苦的任務交給你。我們酌量了半天，只有你來担任合適。你們剛到還沒休息不是嗎？……』

我馬上搶過去說：

『那倒不要緊。』

團長又說：

『休息是需要的，爲了要戰鬪，足夠的休息是需要的。才剛參謀長說的，你聽明白了吧？』

我聽到這，真急眼了，幹麼團長今天講話繞那麼大個彎呢？奇怪！

他說：

『敵人馬上就要到這地方來了，他們有汽車、騎兵，比我們兩條腿走得快。我們不願跟他拚硬仗，堅決把主力撤退，完了找機會繞到他屁股後去吃掉他！要做到這，就得留一小部份人在這兒迷惑他們，牽制住他們朝前攆咱們的主力。你們就在這扯他的腿。他們人來多少不一定，不過，估計可能是一場猛烈的戰鬪。如果你們打到最後沒法抵抗時，可以換上衣服，變成老百姓，跟他作地下鬪爭，等我們回來！我們一定會回來的。可能就是一場劇烈的戰鬪。看你有什麼話要說的。』

我有什麼話呢？媽的，打仗已經不是今天才開頭了。我說：

『那還有啥說的，幹唄！只是估計守到啥時候能撤？』

『你們就在這一帶村子佈置一道防綫，敵人要來的多，抵不住，就一步一步往後撤。最好能抵抗

到十二點鐘，到那時我們主力就可以走到目的地了。他們要攔也攔不到了。這是咱們整個團的生死問題，關係重大。全靠你們這一下顯工夫了。」

我說：

『反正我不多說你也知道。你剛才不是問我什麼時候參加黨嗎？我是五年黨齡的黨員，爲着黨，我一定會忠實到底！你放心領大夥走吧。』

團長這會可真蹩扭，他站起來又坐下，問：

『可是你沒有什麼話說了嗎？』

我說：

『這樣的吧，要我打死了，你給我在墳上立個碑，說「馬化龍是共產黨員，爲了打日本鬼子死的」就得了。』

團長不哼聲，把他剛打開的那盒紙烟交给了我。還伸開手來，給我拉了半天。說：

『好吧，再見……』

我說：

『放心吧，我還能那樣容易死的。』

就這樣，我同團長他們分開了。隊伍聯成了好長一趨，大夥都不得吱聲，一個跟一個移動了。我回到自己連隊跟前時候，三排長焦急了，劈頭就問：

『連長，咱們到是怎辦？人家都走光雞巴了。』

我說：

『走吧，大夥跟我來！』

我把大夥領到區政府找地方做飯去了。

有的戰士整不佳，嚷嚷起來，有的就問：

『怎麼搞的？咱們不走啦？』

我說：

『剛才大夥不是嚷肚子餓扁了嗎？把飯做好，吃飽了再說。』

這時，我們就在區政府煮的飯，把一部份人派到村外邊東南角的破廟去放了軍士哨。我看大夥都挺囑的，叫他們就在小學校把桌子拚起來當着床，瞇一會。桌子少，我揀到一塊缺了腿的桌面，隨便擱在發潮的屋角。衣服、鞋子也沒脫就躺下了。桌子太短，只好讓半截腿擱在地上。不知道是跳蚤還是臭蟲，把我咬了一身疙疸。才剛走道老要打瞌睡，眼皮有斤來沉，現在到反精神了，睡不成。三排長和九班付，二虎他們也都沒睡，唧唧咕咕閒扯。

九班付說：

『我看這兩天得有一場大仗打！』

二虎問：

『你怎知道？』

九班付說：

『唔。你可別笑話我，我這兩天眼皮可是跳的厲害，一定有什麼大事情了。』

三排長笑着說：

『乖乖隆的咚，照你這一算，你可當參謀長了。』

二虎緊接着問：

『問你：你到是那一邊眼皮跳？』

九班付說：

『左邊。』

二虎說：

『那你快發財了：左眼跳財，右眼跳災。明個兒打開仗，準是繳挺金把子機槍了。』

九班付低着聲問：

『打仗？你聽說打誰？』

二虎說：

『打誰還不一樣？咱們的迫擊砲還不都是日本鬼子送的。』

這時，一個外號叫『死角』的吳世泰，翻了個身，半醒半睡的咕嘟說：

『得啦吧，什麼雞巴跳災跳財的，你們不睡，人家不睡嗎？』

這一下，聲音才停住了。原來有人在牆角那邊早已打呼嚕了。

等到天才朦朧亮，我就到村邊去看看警戒，觀察觀察地形。一看眼前是一片大平川地，往東南

獸，地邊跟天上連成一塊去了。就在村子近邊才有幾個地方是凸起的黃河舊道的沙礫，梢樹，和墳堆。北邊五六里地方有個小村子，西邊就是通到水口去的大道。我把三排長叫過來，告訴給他的任務。把七班佈置到南邊的樹林一帶去，八班就讓他到南邊的黃河舊道的沙礫。九班就在沙礫後邊的墳堆。我自個帶兩個通訊員在村邊一個倒塌了的小房子安了指揮位置。我正捉摸這場硬仗是怎麼打，這周圍就是這麼些可利用的梢林，沙礫，墳堆，交通溝，和村落。我們就是這麼二三十人。媽的，今天到我來唱『空城計』啦。我對三排長說了幾條原則：把火力散開，迷惑敵人的目標，節省子彈，拖時間。

我的這兩個通訊員各人有各人的特點：一個叫孫振元，十八歲小伙子，結實的像一頭小牛；另外一個靈巧的跟猴子一個樣。他本姓侯，人家都叫他小侯。

今天天氣灰濛濛的，要颶風砂的樣子。我正瞅瞅雲彩，再看看這一帶附近的村子和道道。突然，打南邊響了一槍，憑我五來年的老經驗，這是六七里地的三八大蓋的聲音。我們都站起來注意聽。緊接着『噠噠』的輕機槍叫了。南面的梢林子擋住了，看不見啥動靜，我對通訊員說：

『孫振元，你去叫三排長加小心，不要隨便暴露目標。』

孫振元把馬步槍往肩上一擡，握緊胸前的槍皮帶，挺利索的奔到前面的梢林去了。

小侯睜開黑黑的眼珠子瞅我，問：

『連長，這回是打孫良誠部隊吧？』

我隨便哼了一聲，順手把盒子槍掏出來，把子子推上膛。

『你怕了吧？』我對小侯問。

小侯把臉一沉，說：

『怕？雞巴毛，我才不怕哪。』

『你今年十九，還是二十？』

『二十少兩歲。唔，連長，我問你，你同我這樣歲數時候也參軍了不是？』

我說，我十八歲那年已經穿破好幾套軍衣了。

我們正說着話，『忽隆』猛一下，像打一聲悶雷從東南邊轟起來。

『打砲了！』小侯臉色變青了，順手拉開槍栓。

『別慌！』我站起來往外看看。

聲音又靜了。

這時，太陽快出啦，東面天邊的雪彩發紫啦，老遠的地邊起一道灰白的霧氣。一溜平川地還是平靜的，同小孩睡熟了的臉。我又坐回來，擦我的盒子槍。

過一會，小侯突然扯我的袖子，朝東南面指着說：

『連長，你瞅，前面是人吧？敵人來了！』

前面的確有幾點黑影越來越大……一會，小侯嚷：

『連長，連長，壞了。是騎兵，你瞅，你瞅！』

『轟隆！』又是一聲砲彈爆炸。